

古籍中星宿用语辨析

徐 传 武

我国古籍中常出现不少天文用语，由于时隔久远，今天往往发生理解不确切或错误的情况。对此，本人曾写过一篇《古籍中星名辨析举例》^①，此篇则可看作是该篇的续作。不妥之处，尚祈方家予以指正。

一、“辰尾”、“岁星”

曹植《辨道论》曰：“傅说上为辰尾宿，岁星降下为东方朔”。（见《曹植集校注》卷一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）校注者在注上句时，先引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傅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，乘东维，骑箕尾，而比于列星”，又引成疏：“傅说，星精也。而傅说一星在箕尾上”，虽然指出了《庄子》是“傅说为星”说的始源，但所加案语则曰：“尾星九星一名傅说”，实误。傅说星非尾宿九星之一，而是尾宿九星之外的另一颗星，在尾、箕二星宿之间的天河之中。《星经·尾宿》：“傅说一星，在尾第二星东，二寸小者是其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引《大象列星图》曰：“傅说一星在尾后河中也。”在“岁星降下为东方朔”一句下注曰：“东方朔，汉武帝刘彻时人，字曼倩。应劭《风俗通·正失篇》：‘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。’”此处引应劭语注此亦不切合。岁星，五大行星中的木星；太白星，五

大行星中的金星。当引东方朔与岁星有关事方确。如《汉武帝内传》载，东方朔死，西王母使者至，对武帝说：“朔是木帝精，为岁星，下游人间以观天下，非陛下臣也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卷六亦引曰：“（东方）朔未死时，语同舍郎曰：‘天下人无能知朔，知朔者惟太王公耳。’朔卒后，武帝得此语，即召太王公问之……帝问：‘诸星皆具在否？’曰：‘诸星具，独不见岁星十八年，今复见耳。’帝仰天叹曰：‘东方朔在朕旁十八年，而不知是岁星哉！’”所以李白《书怀赠南陵常赞府》诗曰：“岁星入汉年，方朔见明主。”

二、“黄姑”

南唐李后主有诗曰：“迢迢牵牛星，杳在河之阳。粲粲黄姑女，耿耿遥相望。”李后主把“黄姑”当作织女星，实误。当是因“姑”字而误以为织女。牛郎星又名牵牛、何鼓、檐鼓、荷鼓、河鼓，与“黄姑”音近，所以又讹作“黄姑”。《荆楚岁时记》曰：“黄姑，牵牛星，一曰河鼓。”南朝梁武帝《东飞伯劳歌》：“东飞伯劳而西飞燕，黄姑织女时相见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引《大象列星图》、《尔雅》及梁武帝歌（引曰“古歌”）后说：“其黄姑者，即河鼓也，为吴音讹而然。”

三、“列宿”、“北斗”、“勾陈”

苏轼有一首名为《夜行观星》的诗：“天高夜气严，列宿森就位。大星光相射，小星闹如沸。天人不相干，嗟彼本何事？世俗强指摘，一一立名字。南箕与北斗，乃是家人器。天亦岂有之？无乃遂自谓。迫观知何如？远想偶有似。茫茫不可晓，使我长叹喟。”诗中的“列宿”指众星宿，也包括二十八宿在内。

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第二宿名亢宿，有四星。《说文》：“亢，人颈也。从大省，象颈脉形。”古人视亢宿为东方苍龙之

颈，故称“亢宿”。亢作咽喉颈项之义时应读为“刚（gāng）”音，《辞海》标读“亢宿”之亢音抗（kàng），不确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寿星，角亢也。”郭璞注：“数起角亢，列宿之长，故曰寿。亢，音刚。”

东方七宿第三宿名氐宿，有星四颗，呈箕形。或曰氐宿指东方苍龙之胸，或曰氐乃“至”之义，或曰氐乃根柢、根本之义，故氐宿又名“天根”、“本”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天根，氐也。”郭璞注：“角亢下系于氐，若木之有根。”邢昺疏：“氐，一名天根。”还有一说：氐宿名“本”，而亢宿、氐宿之间曰“天根”。《国语·周语中》：“夫辰角见而雨毕，天根见而水涸，本见而草木节解。”韦昭注：“天根，亢氐之间”，“本，氐也。”有人认为“天根”指氐宿，“本”指亢宿^②，则误。观《国语》“辰角”、“天根”、“本”（后尚有“驷”，指房宿；“火”，指心宿）连言，有时间连续性，先言“天根”而后言“本”，亢宿不能在氐宿之后，且“氐”、“根”、“本”义相近，所以“本”决不能指亢宿。

东方七宿第四宿名房宿，又名“农祥”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：“农祥晨正。”韦昭注：“农祥，房星也。”又《周语下》：“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。”韦注：“祥犹象也，房星晨正而农事起焉，故谓之农祥。”因“房星晨正而农事起”，故后有“农祥劝耕”之典。《辞源》释“农祥”一词，引《旧五代史·唐张全义传》“每农祥劝耕之始……”，以“农祥”指农时，不确。这里的“农祥”，仍指房宿。

东方七宿第五宿名心宿，又名“火”或“大火”（有时也单指“心宿二”一星）。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服虔曰：“火，大火，心也。……夏季六月黄昏，火星中，大暑退，是火为寒暑之候事也。”故诗文中常用“火落”或“火流”等指天气渐凉或七月早秋。例如晋潘月《秋兴赋》：

“听离鸿之晨吟兮，望流火之余景”；李白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》诗：“当君相思夜，火落金风高”（金风，即秋风）；杜甫《立秋雨院中有作》诗：“山云行绝塞，大火复西流”；五代韦庄《同旧韵》诗：“大火收残暑，清光渐惹襟”等，均指早秋。

“大火”亦作星次名，与黄道十二宫之“天蝎宫”大致相当。《春秋·昭公十七年》：“冬，有星孛于大辰。”孔疏：“大火谓之大辰。李巡云：‘大辰，苍龙宿之体，最为明，故曰房心尾也。’”《楚辞》王逸《九思·怨上》：“大火兮西睨，摄提兮运低。”洪兴祖补注：“大火，房心尾也。”洪注以星次名释“大火”，欠准确，因“大火西睨”，实即“大火西流”之化用，大火仍指“心宿二”。有人把甲骨文中提到的恒星“火”当作五大行星中的“火星”，则误。殷商时代，尚未把行星中的火星称之为“火”，而是名之为“荧惑”，以“五行”称谓五大行星，当是春秋战国时代五行说盛行以后的事。

东方七宿末宿曰“箕宿”，有星四颗，形如簸箕；北方玄武七宿首宿名“斗宿”，有星六颗，呈斗形。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维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扬；维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”斗而言北，是对比着它南方“箕宿”说的，并非指北斗七星。斗宿和北斗虽皆斗形，但斗宿是六星，属人马星座，在南天空，故又名“南斗”；而北斗是七星，属大熊星座，在北方上空。后因以“箕斗”、“南箕北斗”比喻虚有其名而无其实。如《魏书·李崇传》：“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，而无教授之实，何异兔丝燕麦，南箕北斗哉！”宋黄庭坚《武昌松风阁》诗：“依山筑阁见平川，夜阑箕斗插屋椽。”诗中“箕斗”连言，应指南斗六星。有人注为“北斗七星”，欠妥^③。

北方七宿第二宿名牛宿，有六星，常与斗宿合称“牛斗”或“斗牛”，于分野表示吴越之地。苏轼《前赤壁赋》曰：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。”有人认为，斗牛为吴越分野，

指月亮从东方升起。但也有人认为：“七月日在鹑尾，望时日月相对，月当在陬訾。斗牛二星在星纪，相去甚远，何缘徘徊其间？坡公于象纬未尝留心，临文乘快，不复深考耳。”④而从前引苏轼《夜行观星》诗来看，苏轼于象纬并非“未尝留心”，而连斗牛二星宿亦不认识。台湾省《中文大辞典》释“牛星”曰：“谓牛宿之六星也。”但引例为《琅琊代醉编·牛星人柳》：“李义山赋曰：‘岂如河畔牛星，隔年只闻一过。不及苑中人柳，终朝剩得三眠’。……”其实李赋中的牛星当指牛郎三星，而非牛宿六星。

北方七宿第五宿名危宿，有星三颗，成屋脊形，故名“危”。《史记·魏世家》：“痤（范痤）因上屋骑危。”裴驷集解：“危，栋上也。”《石氏星经》：“危上一星高，旁两星堕下，似盖屋。”此“盖屋”即指屋顶、屋脊。如《梦溪笔谈·杂志一》：“赵韩王治第，盖屋皆以板为簷。”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危为盖屋”，意谓危宿如屋脊之形。后则又把危宿之南二星名“盖屋”。张守节正义曰：“盖屋二星，在危南，主天子所居宫室之官也。……危为架屋，盖屋自有星，恐文误也。”对照《石氏星经》看，可知《天官书》原文不误，而是张守节氏与后之盖屋二星相混耳。《中文大辞典》释“盖屋”曰：“星名。危宿南之盖星与屋星也。”又引《天官书》及正义之语，甚不切合，因为《天官书》并未把危南二星作“盖屋”视之。

北方七宿末宿名壁宿，有二星，又名“东壁”。其因一说由于它在天门之东，故名，见《宋史·天文志》；一说因在室宿之东，壁二星与室二星连成大四方形，壁二星在东，故名。曾侯乙墓出土二十八宿图中室宿称“西紫”，壁宿称“东紫”。由此可见，壁宿名“东壁”，是因为在室宿之东。《石氏星经》：“壁名东壁，又名姬觜”。《尔雅》则以“姬觜”指室、壁二宿：“姬觜之口，营室，东壁也。”郭璞注：“室、壁二宿，四方似口，故

名**鯀**。鯀，鱼也；𩺰，口也。谓哑鱼之口也。”但《辞源》在释“**𩺰宿**”时引《尔雅》例，却以“**鯀**”为西方白虎七宿中的**𩺰宿**，则大误。

西方白虎七宿第一宿为**奎宿**，有星十六颗，因其“屈曲相钩，似文字之画”，故谓其“主文章”（《初学记》卷二一引《孝经援神契》）。因用**奎星**称指与文章、文运有关的事物，**奎星**被尊为主宰文运的神，古人还建“**奎星阁**”以崇祀之。清顾炎武《日知录·魁》言**奎星**神像“不能象**奎**，而改**奎**为**魁**；又不能象**魁**，而取之字形，为鬼举足而起其斗。”故**魁星**神像头部象鬼，一脚后翘如“**魁**”字的大弯钩，一手捧斗如“**魁**”字中间的“斗”字，一手执笔，意谓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，谓之“**魁星点斗**”。**魁星**虽有时也指北斗七星的前四星或第一颗星，但表文运之**魁神**应视作从“**奎星**”变来为是。

西方七宿第三宿名**胃宿**，有星三颗。《释名·释形体》：“**胃**，围也，围受食物也。”**胃**为储五谷之府，故**胃宿**又以“**天仓**”状之。《天官书》：“**胃为天仓**。”但**胃宿**之西南，**娄宿**之南有六星方为“**天仓**”。《晋书·天文志上》：“**天仓**六星，在**娄南**，仓谷所藏也。”《辞源》释“**天仓**”曰：“星名。即**胃宿**”。先引《天官书》例，又引《晋书·天文志》例，则互相矛盾。

西方七宿第四宿名**昂宿**，为一著名星团。**昂宿**又名“**西陆**”，见《尔雅·释天》。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：“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，西陆朝觐而出之。”杜预注“**西陆**”曰：“谓夏三月，日在**昂**、**毕**。”《后汉书·律历志下》：“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，西陆谓之春，南陆谓之夏，东陆谓之秋。”但亦有以“**西陆**”代指秋天者，如《文选》郭璞《游仙诗》：“蓐收清西陆，朱羲将由白。”李善注引司马彪《续汉书》曰：“日行北陆谓之冬，日行西陆谓之秋。”《佩文韵府》“**西陆**”条下引《续汉书》亦然。

而前引言“西陆谓之春”的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亦同出于司马彪《续汉书》。出现这种互相矛盾情况的原因，是言“日行西陆谓之秋”的引用者受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四所引《易通统图》“日（秋）行西方白道曰西陆”说的影响而致误，所以当以《后汉书》所说为准，因为太阳在昴宿时是春天而不是秋天。后人注引此者多误。

西方七宿末宿名参宿，有星七颗。参宿之间另外有三颗小星曰“伐（亦作罚）星”，但非属参七星之内。伐三星和参七星亦有合称之为参十星者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伐才属于参宿之内）。

《晋书·天文志》曰：“参十星，一曰参伐。……参，白兽之体。其中三星横列，三将也。东北曰左肩，主左将；西北曰右肩，主右将；东南曰左足，主后将军；西南曰右足，主偏将军。故《黄帝占》参应七将。中央三小星曰伐，天之都尉也。”参七星应七将；“中央三小星曰伐”，是“参应七将”之外的三小星。不应混为一谈。而《辞源》释“伐”字仅摘引《晋书·天文志》“故《黄帝占》参应七将。中央三小星曰伐”。易使人误认为伐三星亦在参七星之内。参宿是冬夜候时的标志星，参宿打横时已夜深。因用“参横”等形容夜阑。曹植《善哉行》：“月没参横，北斗阑干。”苏轼《六月二十二日夜渡海》诗：“参横斗转欲三更”。《宋史·乐志十六》：“斗转参横将旦，天开地辟如春。”《容斋随笔·梅花参横》中说：“今人梅花诗词，多用‘参横’字，盖出柳子厚《龙城录》所载赵师雄事，然此实妄书。或以为刘无言所作也，其语云：‘东方已白，起视大梅树下，月落参横’。且以冬半视之，黄昏时参已见，至丁夜则西没矣，安得将旦而横乎？秦少游诗：‘月落参横画角哀，暗香浮尽令人老’，承此误也。唯东坡云：‘纷纷初疑月桂树，耿耿独与参横昏’，乃为精当。老杜有‘城拥朝来客，天横醉后参’之句，以全篇考之，盖初秋作也。”但如把“参横”理解作“参宿趋向西北方的天空”

才算横空，则以“参横”形容夜深于冬季正可，唯不可用之于春夏两季。

北斗有星七颗，依次名为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瑶光。北斗形如舀酒之斗或羹斗，又形如舀物之勺，所以今人又呼为“勺子星”。但若认为“（北斗）第一星至第四星成勺形，叫斗魁”^⑤，则误。因勺子皆有柄，北斗全形如勺，前四星仅如“勺子头”耳。北斗七星前四星叫斗魁，后三星叫斗柄。斗魁中有“天璇”、“天玑”二星，合称“璇玑”，因以“璇玑”代指斗魁。《楚辞》王逸《九思·怨上》：“谣吟兮中野，上察兮璇玑。”洪兴祖补注：“北斗魁四星为璇玑。”《辞源》释“璇玑”为：“星名。指北斗魁第四星。”则误。因北斗第四星为天权，此乃以“璇玑”代指斗魁四星。宋范成大《寓直玉堂拜赐御酒》诗：“近瞻北斗璇玑次，犹梦西山翠碧堆。”此“璇玑”亦指斗魁四星。次者，位也。此以“璇玑”比喻京城。《三辅黄图·汉长安故城》：“城南为南斗形，北为北斗形，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”。有些城邑，虽非京城，但亦因形如斗星，而名为“斗城”。如唐严武《酬别杜二》诗：“斗城怜旧路，涪水惜归期。”此“斗城”指的是四川绵州城。此城“依山作州，东据天池，西临涪水，形如北斗，卧龙伏焉……非谓长安也。”

据北斗星可很容易地找到北极星。由于地轴的进动，北天极也在逐渐改变着它在北天空的位置，所以不同时代的北极星是不相同的。右枢星、天乙星、太乙星、少尉星、帝星、天枢星等都曾靠近北天极，而充当过不同时期的北极星。现代的北极星是“勾陈一”。勾陈，古代也作“句陈”，“钩陈”等，有星六颗。

四、“瓠瓜”、“天棓”

女宿北有瓠瓜星，亦称“觜瓜”，有星五颗。李白《游秦

山》诗之六：“扪天摘匏瓜，恍惚不忆归。”古人以为瓠瓜星主瓜果。瓠瓜星还含“无偶匹”之义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叹瓠瓜之无匹兮，咏牵牛之独处。”有人以为此处“瓠瓜”是姽婳，不知其实为星名。

天棓星有两种，一为恒星，有五星，类斗形，《天官书》：“紫宫右五星曰天棓”；一为彗星杂星之属，《晋书·天文志·杂星气》：“三曰天棓，一名觉星，本类星，末锐长四丈。”名同而实异。《辞源》在“天棓”词条下，把这两类根本不同的星混为一谈，容易使人误解为一类星。

五、“客星”、“天（银）潢”、“天津”

现代天文学把一种光度突增突减的变星叫作“新星”，古代与彗星、流星等一起称之为“客星”。《后汉书·严光传》：“（光武帝）复引光（严光）入，论道旧故。……因共偃卧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：‘客星犯御座甚急。’帝笑曰：‘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’”后因称严光为“客星”。宋杨万里《读严子陵传》：“客星何补汉中兴？空有清风冷似冰！”但宋辛弃疾《水调歌头·严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韵，因再和谢之》词：“东风过尽归雁，不见客星回。”乃化用严光客星之典，此“客星”乃指词题中的严子文，因切严姓而用之。《荆楚岁时记》又载：“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，寻河源，乘槎经月而至一处，见城郭如州府，室内有一女织，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。骞问曰：‘此是何处？’答曰：‘可问严君平。’织女取支机石与骞而还。后至蜀，问君平。君平曰：‘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。’”所以后亦称张骞为“客星”。杜甫《赠翰林张四学士垠》诗：“天上张公子，宫中汉客星。”此乃化用张骞犯牛女事，旧注解此多引严光客星事，不确。上述严、张故事中的客星，盖指彗星而言。

清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之四三：“遥知下界觐乾象，此夕银

潢少客星。”又之五一首：“客星烂烂照天潢，许署头衔著作郎。”有人以为此处的“银潢”、“天潢”皆指五车星座内的天潢五星^⑥，不确。客星犯牛女即在天河旁，此二处皆“客星”与“银（天）潢”连言，所以应指天河才是。又如苏轼《和文与可洋州园池·天汉台》诗：“汉水东流旧见经，银潢左界上通灵”，亦以“银潢”指天河。古又以“天潢”称指皇族宗室，如北周庾信《故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铭》：“派别天潢，支分若木”，故龚自珍借“天潢”、“银潢”喻指皇室宗族。天河又名“天津”，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朝发轫于天津兮，夕余至乎西极。”王逸注：“天津，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。”天津又为星名。《晋书·天文志上》：“天津九星，横河中。”而《辞源》在“天津”词目下引《离骚》及《晋志》例，则皆作“星名”，不妥。

六、“明星”、“荧惑”

五大行星中的金星，因其特别明亮，故又称之为“明星”。《诗·郑风·女曰鸡鸣》：“子兴视夜，明星有烂。”《诗·陈风·东门之杨》：“昏以为期，明星煌煌。”其“明星”皆指太白金星。但鲍照《咏史》诗“明星辰未稀，轩盖已云至”，即言“未稀”，当非指一星，而指众明亮之星。太白金星因其大而亮，还称之为“大星”，如范成大《六月七日夜起坐殿庑取凉》诗：“大星送晓来，四窗炯微明。”又《残夜至峰顶上》诗：“大星与之俱，晓色明旗幡。”因金星离太阳较近，故一早一晚才可看到，所以又名“启明”、“长庚”。上二例之“大星”皆与“晓”有关，故即指金星。但也有例外，如唐韩愈《东方半明》诗：“东方半明大星没，独有太白配残月。”大星没而太白尚存，此“大星”显非太白可知。唐韦庄《秦妇吟》：“火迸金星上九天，十二官街烟烘烘。”有“火”，有“烟”，此“金星”则应指“火光”、“火花”。有人校注此诗以为指五大行星中的太

白金星则误^⑦。五大行星中的火星，又名“荧惑”、“罚星”、“执法”。“荧惑”亦作“营惑”。《广雅·释天》：“营惑谓之罚星，或谓之执法。”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：“臣闻五星者，五行之精。……营惑往来亡常，周历两宫。”皆指五大行星之火星。

《辞源》释“大火”曰：“即营惑星”，则误。“大火”实指前述东方七宿中的“心宿二”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一所引《吕氏春秋》载：宋景公时，荧惑在心（心宿，宋分野）。景公召司星子韦问之，子韦曰：“祸当君。虽然，可移于宰相。”景公不同意。子韦又说可把灾祸移于“民”、移于“岁”，景公皆不同意。子韦赞其有德，必会感动上天，“荧惑必徙三舍”，后果如其言。此“三舍”，即三座星宿的位置。二十八宿又名“二十八舍”，一星宿又叫“一舍”。如《淮南子·览冥篇》：“鲁阳公与韩构难，战酣，日暮，援戈而扞之，日为之反三舍。”其“三舍”亦指三座星宿之位。但有的工具书注“挥戈返日”一词之“三舍”曰：“舍，古代行军三十里为一舍”^⑧，与“退避三舍”之“舍”相混，则误。此乃天上之“舍”，而非地上之“舍”。

注：

- ① 拙文发表在《古籍整理与研究》第四期。
- ② 郑文光《中国天文学源流》第55页。
- ③ 陈永正《黄庭坚诗选》第233页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
- ④ 清张尔岐《蒿庵闲话》卷二。
- ⑤ 见余冠英《汉魏六朝诗选》所录古诗“明月皎夜光”注〔三〕。
- ⑥ 刘逸生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》第57、68页，中华书局版。
- ⑦ 李谊《韦庄集校注》第478页，四川社科院出版社。
- ⑧ 河南人民出版社《汉语成语大词典》第515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